

穆丹枫
作品

MUDANFENG
WORKS

步步惊心 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步步惊心

穆丹枫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步步惊华 / 穆丹枫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500-0880-9

I. ①步… II. ①穆…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3436 号

步步惊华 (上、下)

穆丹枫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刘 云
封面设计	姚姚书装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78 号博能中心 A 座 9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4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880-9
定 价	55.0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4-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张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狼女惊现	1	第十八章	梦中秘情	269
第二章	初入王府	17	第十九章	惨烈试炼	283
第三章	致命邂逅	31	第二十章	探亲风波	295
第四章	贵客降临	44	第二十一章	卿本薄命	316
第五章	初露风华	62	第二十二章	血泪回忆	331
第六章	杀机涌现	73	第二十三章	严师顽徒	349
第七章	诡异魔君	88	第二十四章	再入秘境	362
第八章	脱身魔窟	106	第二十五章	谋事为谁	373
第九章	再遇故人	121	第二十六章	决战之际	388
第十章	王府风云	134	第二十七章	遁走他乡	403
第十一章	亲眷相仇	146	第二十八章	相依为命	417
第十二章	神秘灵宠	162	第二十九章	情窦终开	440
第十三章	深宫秘情	181	第三十章	多情自误	453
第十四章	神秘来客	203	第三十一章	凄迷往事	469
第十五章	宝刀认主	222	第三十二章	艰难抉择	481
第十六章	绝世国师	238	第三十三章	再入京师	498
第十七章	师父有请	257	第三十四章	何处天涯	516





第十八章 梦中秘情

冒着袅袅轻烟的香鼎，古香古色的桌椅家具，铺着云被的温软床铺，清风拂过，吹得窗纱起起落落。洛青羽睁开眼睛，一入眼便就是这些东西，她转目四顾，蓦然僵了一下。屋里还有一个人——一位戴了白玉面具的青年男子，此刻他一双波光潋滟的眸子落在她的身上，“醒了？”

这个人，正是在水潭边把她掐晕的那一位！

洛青羽吃了一惊，一骨碌跳起来。这一跳不要紧，她又愣了一下，情不自禁低头看着自己的身子。

碧绿的衣衫，苗条的身材，饱满的胸，纤细的腰，白玉般的小手……咦，她变成美人啦！

她这一喜非同小可，低头把自己的身子看了又看，一抬头见桌上有一面镜子，忙忙跳过去一照。

镜中出现一个美人儿。三千发丝披散肩头；肌肤白皙滑嫩，几乎吹弹可破；一对柳眉弯如月牙；一双澄澈的水眸漆黑的仿佛看不到底，黑夜般魅惑；鼻梁挺拔秀气；一张粉嫩的小嘴红似樱桃。

她又变成了大美人，美中不足的是两只兔子耳朵尚在，看上去有些怪异。她再一回身，又感觉到尾部似有短短的小尾巴……一时愣住，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长耳朵，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原来她确实变成了人，只不过没有变化完全……

她抬头又看了看那名始终淡然的白衣男子，问道：“你是……”

“小兔子，你可知我那小白养了多久？本座一时不防，居然被你给吃了！你自己说说，要怎么还我？”那白衣男子说话声音极为好听。

“我不叫小兔子……我叫……我叫……”洛青羽说到这里，忽然头脑中一片空白，自己叫什么？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本座不管你叫什么。”那白衣男子声音淡淡的，有一丝冷意，“你说，我

是把你炖了，还是煮了呢？你刚刚吃了小白，想必还未完全消化它的灵力，把你煮了说不定和把它煮了的功效差不多……”

洛青羽心中一惊，直觉这男子说的话是真的，忙向后退了两步，“你吃人？”

“人？”那白衣男子一挑眉，“你明明是一只兔子，哪里是人了？”

“可我现在已经变成人了啊，我由兔子变成人肯定是那支人参的功劳，也就是说我已经将那人参的灵力完全吸收，你就是把我炖了煮了也没什么用……”

那白衣男子眸光微微闪动，半晌方才开口：“我的小白总不能白死，你如果不死，那就做一百年侍女抵债吧！”说完他转身走了出去。

洛青羽眼珠转了一转，惬意地在床上躺倒，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她这么容易便接近他的身边。她懒懒地伸了一个懒腰，用手指拨了拨自己头上的兔子耳朵，微微皱了皱眉，她讨厌这兔子耳朵！该死的景昂祭司，居然把她变得这么完全，像一只真正的兔子精。

脑中似隐约响起一个声音，“绯月，那个人一身念力惊人，你如果用本体接近他，他肯定能看出你的妖身，必须变成别的，隐藏起你的全部妖力才能瞒过他的眼睛……”

她这算——瞒过他的眼睛了吧？一百年的侍女，或许她根本用不了一百年。她笑了起来，露出了雪亮细白的牙，再用手摸了摸头上的耳朵，真的好想吃上一只兔子。

“咔嚓！”身下的床板忽然碎裂，她一声惊叫，扑通一声摔在地上。

洛青羽惊叫了一声，猛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素白的纱帐，她一颗心怦怦乱跳，拍了拍心口，下意识地摸了摸耳朵……不错，是人耳，不是兔子耳朵，又向身后摸了摸，也没摸到那一小截兔子尾巴，她长舒了一口气。

自己最近怎么了？频繁梦到什么兔子精？不对，应该不是兔子精，似乎是其他什么别的物种刻意变化的……像是抱了一种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想要接近那个白衣男子，而这男子怎么看怎么像大国师，除了脸上戴的面具不一样。

洛青羽并不常做梦，平时就算做了梦睡醒后也会忘得差不多，没想到这一阵居然会做这种连续的梦。她懒懒打了个哈欠，抬眸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窗外一片漆黑，夜正深着呢，还是继续睡觉吧，她刚刚合上眼睛，忽然察觉到什么，猛然又睁开！黑暗中似有一阵冰冷的气息忽然靠近了她，让她全身寒毛直竖！胸口上方的被子上，似有什么东西缓缓向她爬来……

她全身一僵，抬头顺着感觉向被子上一瞧，正和一双花生豆大小的，碧油油的眼睛对了个正着！

有蛇，而且看蛇眼，个头还不小。她猛地坐起身。

“啪嗒！”似有什么东西从她被子上掉了下去，紧接着床下便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

“汉堡！”洛青羽叫了一声，随手点亮了屋中的灯烛，蓦然一震！

摇曳的烛光下，有几条五彩斑斓的蛇正在她床下爬行，大的有如手臂，小的也有筷子粗，满地乱爬，有一条甚至顺着墙角游了上来。

洛青羽虽然平时并不算怕蛇，但忽然在自己卧室里看到这么多的蛇还是寒毛直竖，从床上直跳起来叫道：“汉堡，汉堡……”

屋内并没有其他动静，也不见汉堡回应，那小东西不会被蛇当点心给吞了吧？她猛地掀开被子，便看到汉堡在那里摊平了四肢，仰躺在被褥中张着小嘴呼呼睡得正香。

这小家伙，莫非是猪投胎的？居然睡得这么死！只怕在睡梦中被蛇吞了也不知道！这时，一条手臂粗细的蛇似乎闻到了汉堡的气味，无声地向它爬过去。

洛青羽挑了挑眉，伸手似想要做什么，但手微微一顿，终于又忍住，抱着手臂站在那里看着。

那条蛇越爬越近，在离汉堡还有一尺远的时候，它顿住了身子，身子微微一盘，蛇头高高翘起，蛇嘴慢慢张开……

洛青羽知道，这是蛇要发动攻击的姿势！她又看了看汉堡，居然还没醒！这小家伙没有警觉性，怎么活这么大的？！

“嗖！”那蛇终于发动了攻击，蛇头如同离弦之箭，直向汉堡那肉乎乎的小身子扑去！

洛青羽手腕一翻，灵巧的手指伸出，闪电般夹住了那条蛇的七寸！而几乎在同时，正在睡梦中的汉堡身子忽然平平飞起，落在了一丈远的地方。

“吱……”汉堡叫了一声，终于睁开了眼睛，一眼看到了洛青羽手中正做盘绕状的大蛇，吓得一声尖叫，“蛇啊！”嗖的一下钻进了被子中！

洛青羽差点笑出声来，这小东西居然怕蛇，那怎么吃蛇肉的时候吃得这么香？不过，它好像在睡梦中也有躲避危险的潜能，刚刚她就算抓不到这蛇的七寸，凭汉堡瞬移的速度，这蛇也吞不了它。

蛇被洛青羽一条一条清理出去，在这小屋中，她足足捉出八条！她并不是扫地怕伤蝼蚁命的良善女子，为防那些蛇回头再钻进她这小窝，她将蛇全部处死，然后扔得远远的……

汉堡终于从被子中钻出来，看着洛青羽满屋子抓蛇，它既然没了生命危险，顿时又涌上来口腹之欲，欢快地向洛青羽提议，“主人，再为汉堡烤蛇肉吧？这小五花味道说不定也很鲜美。”

洛青羽横了它一眼，“你是黄金灵兽还是黄金宝猪？就知道睡，吃！你快用你的尖鼻子闻闻，看屋里还有没有蛇。”

汉堡耸动小鼻子，身子像个球一样满屋子一滚，终于又跳起来，“没有了。”

洛青羽松了一口气，重新上了床，却已经没有了睡意，心里有些纳闷。她的屋子中怎么会突然钻进来这么多蛇？难道是因为自己去年在深渊下烤吃了那条大蛇，这些小蛇来找自己报仇了？

这珞珈山不是有结界能阻挡各种妖兽入内吗，那这些蛇怎么进来的？子桑鹤晚好像说这珞珈山的结界能阻挡的是妖兽，对普通的野兽是无遮无拦的，看来山上也不是全然没有危险，还是有各种野兽存在的。子桑鹤晚还说这亭云苑没有结界，莫非别的宅院中都各自设了防兽的结界？

她正有些思虑不定，那头重新躺下睡觉的汉堡忽然钻到了她这一头，“主人，又有蛇游进来了！”

洛青羽侧耳一听，果然又听到院中有窸窸窣窣的声响……

窗户那里轻轻一响，洛青羽扭头一看，就看到淡青色的窗纸上映出一条长长的影子。

居然又杀来一批臭长虫，洛青羽头都大了！当天空终于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她顶着两只熊猫眼起床。这一晚上来了五拨蛇，而且一拨比一拨多，让她捉到手软，一夜没睡安稳。

洛青羽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思念雄黄，如果她能有一大包雄黄，洒在屋子周围，又何惧这一拨拨不知道死活的臭蛇？

天刚蒙蒙亮，洛青羽便跑到子桑鹤晚的落霞谷门前。院门紧闭，她二话不说便去敲门，尚没走到院门前便被一层淡淡的東西给弹了回来。

院中似有些动静，洛青羽在门外喊了一声，那层结界便忽然消失不见，门向两边打开，现出了子桑鹤晚那俊逸挺拔的身形，他脸上有些诧异，“师妹，你这么早？”

洛青羽打了一个哈哈，“不是要去向师父请安吗？不起早怎么行？”

子桑鹤晚微微一笑道：“这倒也是。好，你进来，我刚刚为你做了饭。”

早餐很丰盛，蟹黄包、糯米粥，还有几样小菜，每一样看上去都似是色香味俱全。洛青羽微微垂了眸子，心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如果这种习惯他能一直延续下去该多好。

“师妹，昨晚睡得可好？”子桑鹤晚眸光落在她的小脸上，自然看到了她睡眠不足的熊猫眼。

洛青羽叹了口气，把昨晚上有蛇大举入侵的事说了一遍，末了道：“有没有

雄黄？给我一包，不然今晚还睡不好。”

子桑鹤晚诧异道：“雄黄？那是什么？”

洛青羽也诧异地问：“那有没有其他防止蛇类入侵的药物？”

子桑鹤晚摇头道：“没有。珞珈山一向蛇多，防蛇只能用结界。”

洛青羽忧愁地看着子桑鹤晚，“可我不会啊，要不然今晚你帮我设一个？”

子桑鹤晚歉然地摇头，“这种防蛇的结界只能在里面设，而且设结界的人不能再出入，不然结界立即就破了。”

洛青羽头疼起来，难道今晚依旧要上演人蛇大战？子桑鹤晚见她郁郁寡欢的样子，叹了口气道：“师妹，这也是师父逼我们好好用功的手段，这种结界只能自己来设，好在这种法术并不算难学，大约一年便可以学成……”

他们这些念力天才需要一年，那她这念力废物得多久？那岂不是要好几年不能睡安稳觉了？洛青羽只觉头大，没情没绪地吃了一顿早饭。

子桑鹤晚看了看外面的天色道：“师妹，师父规定请安的时辰不能超过卯时，是不是该出发了？”

此时已经是寅时，还有一个时辰，而她需要攀爬一千多米高的冰蘑菇，洛青羽吸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好，我这就去！”

洛青羽站在那冰蘑菇脚下向上看，蘑菇头高耸入云，直上直下的冰壁在阳光下闪着淡淡的蓝光。

“主人，你真这么向上爬？”汉堡缩在洛青羽的衣袖中，也仰头向上看，“好高啊，比那个鸟人的深渊还高！”

洛青羽抽出了那两柄短剑，在冰壁上先扎了一下，试一下力度。她用了五成的力气，能让短剑扎入冰壁半尺深。

“主人，你为什么不用那柄弯刀？”

“笨蛋，那柄弯刀太锋利了，插入冰壁即滑下来，我怎么做支撑？”洛青羽拍了汉堡脑袋一下。

汉堡不说话了，洛青羽把身上的衣服扎了扎，足尖一点，身形一纵，直飞起三丈多高，快力竭的时候双手的匕首向冰壁上一插，定住了身子，换一口气，手下微微一用力，在拔出匕首的同时，她的身子也借力飞起。就这样，她像一只盘旋的大鸟，一截一截地向上攀升，实在太累了就把身子悬空停在冰壁上歇上一歇。约摸过了一炷香的工夫，她借着匕首的力量已经向上攀援了三四百米。这种攀爬极耗体力，全身的重量都押在两只手上，如果这冰壁只有几百米，她咬一咬牙尚能一口气爬上去，而这冰壁却足足千米。她额头已经累出了汗，抓握匕首的手也

有些疼，而抬头上望，离那巨大的蘑菇头尚有几百米的距离……

她把身子停在冰壁上，微微喘息了一阵，她知道爬这直上直下的冰壁还好一些，而最困难的就是爬那仰角足有一百五十度的蘑菇头，那里是真正的挑战！她从底部爬上去的话，身子会完全悬空，在那样的仰角下，只要稍稍大意一点，只怕就会直接摔下去！

又向上攀爬了二三百米，洛青羽只觉手臂已经完全酸了，手心也火辣辣的，想必已磨出了血泡。她上升的速度越来越慢，此时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时辰，已经快要接近那冰蘑菇的头部，她把身子贴在冰壁上又歇了一歇。

汉堡自她袖中探出头来，无意间向下一看，脚下云雾茫茫，它一阵眩晕，连忙又把头钻进去，“主人，你行不行？小心啊小心！”

洛青羽无心理会汉堡的话，她身在半空之中，无论上还是下，都无比艰险，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又过了一会儿，她终于攀到那最难攀爬的地方，歇了片刻，终于一咬牙道：“汉堡，你乖乖不能再动，要不然我一分神，说不定把你直接丢下去！”

“是。”汉堡早已团成一个球，小爪子紧紧钩住洛青羽衣袖，“汉堡不动，主人你小心些。”

一句话没说完，洛青羽手在冰壁上一拍，斜斜飞跃起来！身子刚刚凌空，她忽觉丹田中猛地一空，所有的内力忽然消失，眼前也猛地一黑，身子变得沉重无比，她没有向上飞起，反而向下跌落！

那瞬间的失重感觉让洛青羽心中猛地一震，她双手拼命乱挥，想要将手中匕首插入冰壁，但下落的速度实在太快，而且身子离冰壁较远，一时也够不到……

耳边风声呼呼作响，洛青羽心头一凉，没想到会摔死在这里。她一个念头尚没有转完，不知道从何处传来一股力量，将她向下坠落的身子一托，贴向冰壁……

洛青羽反应也够快，眼见淡蓝色的冰壁扑面而来，她双手匕首猛地向冰壁上一插。这次她使出了全部力气，两柄匕首完全直没进冰壁，只留下两个手柄，终于在冰壁上又稳住了身子。她死里逃生，吓出了一身冷汗，汉堡直到此时才后知后觉地惊呼出来，“小心啊！”

洛青羽无心理它，抬头向上看了看，手中匕首紧了一紧。她刚刚这一跌居然跌回了二三百米！她吸了口气，四顾一望，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偌大的冰壁上就趴着她自己……是谁救了自己？她在慌乱中感觉到的是一阵有力的风将她刮到冰壁上的……看来，还是她命不该绝，老天爷终于开眼了一回。不过，刚才自己忽然没了内力，而现在却又恢复了！她心中有些疑惑，但这种时候显然不是应该疑惑的时候，摇了摇头，她又专心攀爬起来……

等洛青羽终于翻身跳上蘑菇冰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时辰之后，距大国师规定的时间已经超了半个时辰！

融雪谷外已经大雪纷飞，大门就在不远处微微敞开着。虽然仅仅离开一天的时间，如今再看到这两扇大门，洛青羽却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她是来请安的，不会又把她挡在结界之外吧？她慢慢一步步走过去，终于走到了门前，伸手一推，两扇门吱呀一声打开了。

那个结界真的不见了。洛青羽微微舒了一口气，抬脚走了进去，眼前一花，身上一暖，她像是一脚从冬天直接迈进了春天，那些纷飞的大雪早已没了踪影。

院内花朵开放，暖风习习，竹林在风中发出飒飒的声响，一切还和她离开时一样。园外大雪纷飞，园内繁花似锦，大国师到底怎么做到的？他莫非真的是神仙吗？在这样的春光里，这一身棉质衣裙穿着倒有些热，她叹了口气，把那件孔雀裘的披风解下来，随手放在一块大石上。又整了整衣裙，理了理鬓发。

紫莲门门规第一条：见师父要衣冠整洁，进退有据。

院内蜂忙蝶舞，却静悄悄的。洛青羽很快便来到那栋竹楼下，向上看了看，朗声道：“弟子洛青羽前来向师父请安。”

半晌，竹楼里没有动静，难道师父已经离开了？那自己拼了命上来请安岂不是白忙了？洛青羽不死心，又叫了两声，竹楼内依旧没有动静，她干脆跑上竹楼。她昨天在竹楼内清醒之后，便从窗子上直接跳下去，并没有注意看这竹楼的格局。如今从正门进入，才发现这竹楼内居然别有乾坤，竹楼一层是个大堂，四壁挂了几幅山水图画，是个待客厅的模样，有一架竹梯弯弯曲曲直通楼上。

洛青羽顺着楼梯上了二楼，这里居然有五间内室，其中四间关着，只有一间半掩着门。她无意间向里一望，微微愣了一下。淡碧的墙壁、淡蓝的纱窗、式样奇古的小鼎，鼎内散着袅袅轻烟。这分明就是她昨天才醒来时所住的屋子，竹榻上被褥依旧散着，是她昨天离开时的模样……

她心中一动，走了进去，下意识想将竹榻上的被褥收拾齐整，但手掌刚刚伸出，便又缩了回来。刚才的奋力攀援，让她的手磨起了好几个血泡，而现在血泡也破裂了，掌心有些鲜血淋漓……

她微微拧了一下眉，目光在四下一扫，见门口位置有一个脸盆架，脸盆内有水微微荡漾。她心中一喜，走过去净了一下手，将手上的血迹洗干净，这才将被子叠起来，又一转眼，见小几上有一蓝盈盈的小瓶，认出那小瓶正是昨日大国师为她治疗烫伤时所用的药膏。

这瓶药膏是大国师故意留下的，还是无意间遗忘的？洛青羽抬手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掌心几个通红的血泡，原本烫伤的部位更是红肿一片。她叹了口气，将

那药膏拿过来，慢慢地涂抹在手掌的溃烂之处。汉堡从她的袖子中钻出来，骨碌碌在房里转了一圈，“主人，这就是你睡了一年的房间，什么也没变，连这淡淡的熏香也没变……”

洛青羽身上穿的还是冬天的棉衣，此刻再穿着这么一身便有些热，她一抬头，见墙角有一衣橱，下意识地打开。衣橱内摆放着好几套衣裙，棉衣、单衣、纱衣……甚至还有亵衣，淡紫、浅绿、粉红、鹅黄……琳琅满目，一应俱全。

这些——都是为她预备的？洛青羽有些愣了。

汉堡在旁边蹦蹦跳跳，“主人，这些衣服都很适合你，你穿上很漂亮的。”

从汉堡嘴里蹦出一句很漂亮可不容易，洛青羽横了它一眼，“你怎么知道？这些衣服我还没穿过。”

汉堡大尾巴摇了几摇，“怎么没穿过？这一年之中，你虽然昏迷着，但每过两天便会换一身衣服……”

洛青羽嘴角一抽，珞珈山上没有其他女弟子，看来又是大国师干这活了。想起自己的小身子被人家三番两次看个通透，她脸皮再厚，此刻小脸也禁不住有些涨红！那要不要让大国师为自己负责呢？她猛地摇了摇头，这人腹黑又毒舌，年龄更不知道高自己多少，看身形虽然是一位帅哥，但面具后的那张脸——说不定是个老头子。她还是喜欢温文尔雅，又清纯温柔的帅哥，腹黑毒舌的大叔还是算了！反正师父如父，她就当儿时父母为自己换衣了……

等等，大国师为自己两天换一次衣服，那洗澡呢？他不会也两天为自己洗一次澡吧？她回头看着汉堡，“汉堡，你说你在融雪谷天天洗澡，那我……我呢？”

汉堡眨了眨眼睛，有些糊涂，“你昏睡着当然不必洗了，淹死怎么办？”

洛青羽松了一口气，这么说，大国师并没有为她洗澡……一想到这个，她只觉得全身都痒起来，“你都是在哪里洗澡的？”

汉堡得意扬扬地道：“外面西头有一温泉，我天天泡。”

洛青羽眼睛亮了，在这样的天气里，泡温泉无疑是件极惬意的事，忙又道：“一会儿带我去，我也要泡。”

汉堡翻了一个白眼，“主人，你不是来向师父请安的？”

洛青羽揉了揉它的脑袋，“可师父现在不在啊，也不能怪我，再说先洗个澡，换身干净的衣服再向师父请安也代表着一种尊重，你说是不是？”

汉堡用小爪子挠了挠头，“可我每天都是晚上泡的。”

洛青羽横了它一眼，“晚上我们就不在这里了，你怎么泡？要不然等回到咱的小窝，我给你提桶冰水让你泡？”

汉堡身子抖了一抖，很坚决地摇头，“那还是现在就去泡吧！”

洛青羽在汉堡的带领下，拎了换洗的衣服，一路分花拂柳，向那个温泉行去，转过一个小亭，又绕过一圈篱笆，再绕过一座不高的假山，前面隐隐似有水响，在一片繁茂的花海深处有淡淡的白色雾气袅袅升起，随风飘散。洛青羽知道，那里必定是温泉所在之处，不由得加快了步子。

又沿着小径绕过一列葡萄架，洛青羽步子忽然一窒，顿在那里！她终于看到了那个温泉湖，温泉湖不大，上面蒸腾着白色的雾气。湖堤是用一种白玉般的石头砌成的。在湖畔有一张竹榻、一张石桌，石桌上摆着一壶酒，几盘小菜和点心，一柄像是遮阳的伞。

竹榻上慵懒地斜倚着一个人，一身宽大的白袍如碎冰浮雪拖曳在翠石雕花的地上，三千黑发宛如瀑布，随风轻荡。阳光星星点点在他身上跳跃，像是在邀请他和它们一起共舞。周围有飘落的花瓣，在微风的吹拂下，环绕着他盘旋飞舞，银质的面具微微闪着光芒，他合着眼睛，微抿着薄唇，似正小憩……

洛青羽心中似被什么东西猛地一撞，她手里本来提着换洗的衣服，一时有些愣神，小包裹落在地上。她慌忙弯腰捡起，再一抬头，一颗心顿时跳了一跳！

竹榻上，男子不知道何时睁开了眼睛，一双星河般璀璨的双眸淡淡地落在她身上，深沉得看不出半丝情绪。

洛青羽抿了一抿唇，硬着头皮上前施了一礼，“师父，弟子来向您请安。”

那个人自然就是大国师，他的眸光在洛青羽身上微微一转，淡淡地说了一句，“你来晚了。”声音虽然如云般清淡，却也透着一抹凉意。

洛青羽微垂了头，她确实比规定的晚了一个多时辰……

“弟子功力浅薄，爬山耽搁了时辰……”

“功力浅薄？”大国师淡淡一嘲，“这不是理由。”

洛青羽心中苦笑，这确实不是很好的理由，是她计算错误，这大冰蘑菇比她预料的还要难爬得多。她微微垂眸道：“下次弟子会再早出发一个时辰。”有了这次的经验，她相信她会越爬越快，越爬越顺溜的。

“下次？”大国师眸光微微闪动，“军前误卯，你也有下次？”

洛青羽顿了一顿，她自然知道军前误卯是个什么罪，不过她这只是来请安好不好？怎么能和行军打仗时的军前误卯相提并论？

“弟子错了，请师父责罚。”洛青羽垂了眸子，乖巧温顺得像只白兔，这个时候和他分辩明显不智，所以洛青羽聪明地选择了认错。

大国师不说话了，歪在榻上又合上了眼睛。他不说话，洛青羽也不敢再有其他行动，只得原地站着。一炷香的时间过去，再一炷香的时间过去，天有越来越热的趋势，太阳高挂在那里，暖烘烘的像个大火炉……

洛青羽忽然有些后悔，早知道在这里会碰到师父，她就不来自投罗网了！更要命的是，她本来想洗完澡再换单衣，所以此刻身上所穿的依旧是子桑鹤晚为她买的那一身棉衣。在山下的时候，她唯恐棉衣不暖，现在却恨不得把里面絮的棉芯全扯出去。热汗顺着她额头一滴滴沁出，又顺着鼻翼慢慢流下，身上也痒痒的，恨不得跳进冷水中去泡个澡。

汉堡伏在一边，蛮同情地看着她，仿佛在说：让你非要下去居住，现在受到惩罚了吧？

洛青羽瞥了一眼近在咫尺的湖水，悲愤地想，自己今天这澡怕是泡不成了。她自问极有看人的本领，一般的人在她面前说不上几句话，便能把对方的性格摸个差不多，以便想出应对之道。但对这位大国师，她却看不懂，也看不透。

他乍看上去像是一池微微泛着涟漪的湖水，不温不火，淡然优雅。但稍一接触，便又感觉他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幽潭，内里旋涡遍布，不知道什么时候便把人卷进去，吞个尸骨无存。

洛青羽暗吸了一口气，打算忍忍。她刚刚爬山耗费了差不多两个时辰的工夫，这个活又极耗体力，虽然尚不到中午，肚中已经有些饥饿，石桌上摆着一些精致点心和爽口小菜，清风徐吹，也把那饭菜的清香吹过来，更勾得她饥火大盛。她眼睛情不自禁向石桌上瞄了一眼，微微愣了一下。这些点心和小菜的模样有些眼熟，像是子桑鹤晚曾经为她做过的，都是她爱吃的东西，难道是子桑鹤晚拿上来孝敬师父的？没想到他的口味居然和她有些相像。

正在微微出神之时，大国师不知道何时坐了起来，淡淡说了一句，“斟酒。”

这里没有别人，话对谁说的当然不言自明。洛青羽暗舒了一口气，好歹有了点动静，就算在旁边侍候，也比在这里干罚站强。她默不作声地走过去，看了看那只梅花形状的小酒壶，想这壶上不会也有什么玄机吧？是极冰，还是极烫？她慢慢伸出手去，用指尖在那酒壶上轻轻一触——不冷不热的，没什么特别感觉。

她松了一口气，把酒壶提起来在那盏梅花盏里斟了一杯，递了过去，“师父，请慢用。”

大国师随手一接，他掌心的边沿碰触到了洛青羽的手背，她手微微一颤，端在手里的酒洒出来一点。

“怎么？怕了？”大国师端了酒杯，却并不喝，一双眸子似浸了一点点笑意。

洛青羽倒没怎么怕，只不过大国师的碰触竟让她有一种酥麻的感觉。

“师父神威，可比日月，弟子自然是敬畏的。”洛青羽垂手回答，不动声色地拍了他一句马屁。

大国师：“……”眼眸中那点点笑意忽然消失不见，一仰头喝了那杯酒。他

喝酒的动作如流水般洒脱，随手把杯子一摔。

洛青羽身子微微一僵，不动声色后退两步，师父仿佛很不高兴？是谁惹了他，让他不开心？神仙的心事不是她这个凡人能猜测的，所以她决定撤退，免得殃及池鱼，“师父，如果没什么事……”

一句话尚没有完全说完，大国师又一声吩咐下来，“帮为师捶捶腿。”他身子斜躺在竹榻上，双腿随意放着，看上去洒脱随意中又透着要命的慵懒。

洛青羽：“……”拿自己当小丫头使唤啊？于是她站在那里顿了一顿，一时没动地方。

“怎么？不乐意？”大国师微微睁开了眼睛。

洛青羽再吸一口气。好吧，他是师父，她是徒弟，徒弟给师父捶腿好像也无可厚非……她默默走过去，蹲下身子，小拳头在他腿上轻轻捶着。

“用力些。”大国师淡淡吩咐，他半撑着头，发丝顺着脸颊垂落，看上去有些懒散和疲惫。浓密纤长的睫毛半垂着，沾染了温泉湖漫上来的一点水汽。日光淡淡照在他的身上，洒落点点光斑，映在他的睫毛上，闪着晶莹剔透的光，薄唇微抿，慵懒之中又带了丝丝魅惑。

洛青羽顿了一顿，手下的力气果然大了不少，她拿出擂鼓的力气，上下一阵急敲……

让你毛病多！让你折腾我！让你摸不透……她小拳头刚刚上下翻飞了几下，拳头便被一只温热的手掌握住。

“你这么不服气？”

他的手掌上似有暖流，顺着洛青羽的手背直流进心脏，让她心脏一阵狂跳！下意识就想撤回，用力向回一收，不提防腿蹲得有些麻，而对方的力气又大了些，她这一收不但没收回自己的小手，反而踉跄一下，直接跌倒在对方身上！

一缕幽幽淡淡的清香瞬间将她包围，她的双手正撑在对方的胸膛上，而她的唇好死不死的，正磕上他的下巴……

大国师一张戴着银色面具的俊脸瞬间在她眼前放大，身下那温热的感觉不容忽视。洛青羽愣了一下，脸腾地一红，急急就要挣扎而起。

“你这是——投怀送抱？”大国师的声音里似隐藏了一丝极淡的笑意，他垂首把额头抵在她的发顶上，温热的呼吸透过发丝吹拂过她的皮肤，痒痒的酥麻感传遍她的全身，而他的双掌却依旧握着她的手腕，并没松手。

洛青羽一颗心跳得不像是自己的，脸上热血一阵一阵上涌，竭力把头一扬，想让自己离他远一点。谁料这一抬，她脸颊一凉，碰到他脸上的银质面具，而她柔软的唇瓣忽然碰到一方柔软。

她整个人差点僵住，那是——他的唇。

轰的一下，洛青羽的脸颊直接变成了火烧云！她慌忙低下头，咬牙笑了一笑，“师父如父，不要开弟子玩笑了。”

大国师握着她手腕的手微微一紧，声音有些不辨喜怒，“师父如父？”

洛青羽手腕一阵疼痛，俏脸一变，紧咬了唇，“师父，你抓疼我了。”

握住她手腕的手微微一松，洛青羽趁机弹跳而起，她急后退两步，扶着湖边的一株花树站定，小脸绯红，刚刚那一撞，让她的唇有些火辣辣的疼。

他是在调戏自己吗？他可是师父！再说传言中大国师根本不涉及凡尘中的男女之恋，这梦兰大陆上不知道有多少女子倾心于他。他又怎么忽然对自己这个小女孩情有独钟，兴起了调戏的念头？又想起他在地缝救自己出来时，似乎也说了两句似调戏的话……

莫非这是他平时的说话风格？还是他一时兴起的恶趣味？洛青羽心中百念电转，思虑不定，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大国师缓缓坐起身，顺滑的黑发流水似的泻在他的肩头，他看了她一眼，将她脸上表情都收在眼中，眸光微微暗沉下来，懒懒地伸了一个懒腰，“你紧张什么？你已经是本座的人了，抱一下又打什么紧？”

洛青羽被他这一句惊得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睁大眸子，“什么？什么你……的人？”难道他趁自己昏睡的时候，把自己给……给正法了？那自己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

大国师瞧了她一眼，慢条斯理地道：“在洛城的湖边你不是对太子说本座抱过你，你便是本座的人了吗？”

洛青羽：“……”

原来是这么回事！她略松一口气，到底是谁这么大嘴巴？把那一天发生的事都事无巨细地说给这位大国师了？！难道是云隐连月？他有这么闲吗？她心中低咒一声，早知道现在会被大国师翻后账，当初就不拿他当挡箭牌了。

她干笑一声，“师父，我……我那时是说笑的。”

“说笑？”大国师重复一句，一双眸子落在她的身上，声音喜怒莫辨，“什么时候本座也可以让人玩笑了？”

洛青羽心中一跳，只得又干笑道：“师父，您是云夏的师父，云夏是您的徒儿，那个也算是您的人……也不算是，不算是玩笑……”

大国师眸中光芒似有些沉凝，“还可以这样解释？”

“是啊，云夏是师父的徒儿嘛。”洛青羽不着痕迹地又向后退了一退，竭力让语气自然些。

大国师手撑着头，漂亮的眼眸如两湾深潭，漾起了圈圈涟漪。

“很好。”他只说了两个字，重新坐在石几前，不知道从何处又变出一个梅花形的杯子，“斟酒。”

他这是认可她这个说法了？洛青羽觉得有点跟不上师父的节拍。又看了他一眼，他此刻却已经完全恢复了波澜不惊的模样，懒懒坐在那里，见洛青羽不动，他又说了一句，“怎么？这也不愿？”

洛青羽只得走上前，“怎么会！徒儿这就为师父斟酒。”

大国师喝酒很爽快，一杯接着一杯，酒到杯干。偏偏他喝酒的动作异常流畅洒脱，宽袍大袖在风中微扬，日光在他身上流转，他明明戴了面具，看不清容颜如何，却如同风中的云，高山上的雪，让人移不开眼睛……

洛青羽竭力镇定心神，站在那里机械地为他斟酒，时间便就在斟酒喝酒间悄悄滑了过去。

说来也怪，那个酒壶明明不过是巴掌大小，但里面的酒却像是永远倒不完似的。倒了一杯又一杯，酒壶始终沉甸甸的……

大国师只吃酒，不吃菜。洛青羽有些看不过去，更主要的是，她在旁边守着精美的食物能看能闻不能吃，让她分外郁闷。

“师父，您也吃点菜吧？干喝酒只怕伤身。”洛青羽劝了一声。

大国师又喝了一杯，不语。

“那个……这菜是鹤晚师兄做的吧？味道很不错的，师父您尝尝。平白放在这里，岂不是辜负了鹤晚师兄的一片孝心？”洛青羽说完，又在心里又加上一句，“你不吃让我吃也好啊。”而她的肚子仿佛终于开始不满，咕噜了一声。

大国师手微微一顿，忽然仰头哈哈一笑道：“唔，你说得不错，不能辜负了他的孝心。”他冲着蹲在一边看戏的汉堡一招手，“汉堡，你饿不饿？”

汉堡点了点头，很诚实地回答：“饿！”

大国师把一块糕点抛过去，“吃吧。”

汉堡用两只小爪子接住糕点，不安地看了看洛青羽。洛青羽抿了抿唇，看向别处。虽然她不知道又触犯了师父哪片逆鳞，但师父明显又在惩罚她，她还是不自讨这个没趣了。

一顿饭而已，饿不死！

汉堡个头虽小，饭量却很不小，石几上的饭菜糕点在迅速减少。洛青羽眼见那些精致的饭菜都落入汉堡的小肚子中，胃疼之余又有些心疼。这小家伙，真的是小猪投胎的？这么能吃！

洛青羽昨天一夜没怎么休息，上午攀冰岩又耗费了大部分体力，此刻又累又